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每份售二十萬·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專論

評南京中央日報對王芸生的攻擊　方秋葦

論「公然反對政府」　樓邦彥

兩分三裂的民主黨　費孝通

外論選譯

英國輿論中的南斯拉夫事件　The Newstatesm..n

狄托和克蘭姆林宮　The Tribune

狄托被控

東方集團削去一片　The Economist

觀察通信

從立法院的派系說到國民黨的改造　觀察特約記者

兗州易手詳記　觀察讀者投寄

人民對于內戰的負担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閑欄

歷史回憶片斷　張西曼

文藝

四年　黎寧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二四〇萬

掛號：二七五萬

航平：四一〇萬

航掛：四四五萬

優價·酌扣奇刊

國外郵資：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第四卷上册　有售

售價：每册二四〇萬

郵費：掛號每册九十萬

航掛每册一七〇萬

叢書加成數

照定價七萬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二億六千萬

普通

全面二億四千萬

半面一億三千萬

1/4面七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三萬元

掛退：附郵五萬

航退：附郵十萬

航掛退：附郵15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讀史

編輯先生：近讀國史，我發現自嬴秦以來，每一朝代的末年都是：君王昏庸，佞臣當道，民窮財竭，「賊盜」蜂起，強鄰壓境，正人君子或倡言革新，或鼓吹再造。但是，在君王視若無覩的情況下，握權者目反對派爲仇讎，傾軋攆殘，非消之殆盡不爲快！結果是陳蕃，高攀龍輩慘死，羣雄各據一方，統治的鞭子也因之易手。

今天，政治的腐敗，經濟的恐慌，人民的痛苦，都因新式的外戚宦官弄權而加甚，「匪」氣正熾，外敵已入境，憂時之士們不是也一批一批的在受警告，遭禁閉嗎？啊，是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往朝的翻版。

劉潤田　七月廿四日　上海

大鈔出籠

編者先生：五百萬元大鈔終於出了籠，政府又扯了一次謊。月前翁院長曾在立法院保證政府不再印發新鈔，本月十四日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還在發表否認發行大鈔的談話，但十八日的清晨，大鈔却在俞總裁的一番道理中面世了。消息傳來，全民驚憤。驚的是手中的法幣無端又遭損失；憤的是政府太無信用，一再愚弄老百姓，有血氣的人怎能不睚裂髮指！

政府發行大鈔，已非一次。每次都是公式化的先行闢謠，否認，然後再以事實證明。前後矛盾，自打嘴巴，其結果常比不闢謠，不否認來得壞。這實是一件最低能，最笨拙，和最不可原諒的手段。但是此種措施，幾年來竟會沿襲不變，毫無改進，其昏庸冥頑可謂史無前例。眞難怪中外人士傷心失望，至於無言。

我們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馴良的，是無條件信任政府的。如果大鈔確有發行的理由，爲什麼不事先作正面的宣傳，使人民得明瞭其眞正的意義，不至大家捕風捉影，胡猜亂想，造成社會普遍的不安，而偏要拍胸膛作不負責任的保證和否認呢？玩政治的人本來就不會顧及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利益的，但他們儘可在爭逐利祿的場合中去勾心鬥角，要手段，何苦偏要玩弄這些羔羊似的人民。無信不立，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樣的政府前途還會有什麼光明！

上海的小學教師

王兆和　七月廿一日　廣州

•編者先生：當此物價一日三跳的時候，除了豪門以外，可說沒有一個人不受到經濟上的威脅。不過受威脅的程度，彼此不同，其中要以小學教師爲最困難的一羣了。我們可以從小學教師的薪水來看一般小教同人的生活。這兒是根據一千四百十位小學教師的待遇所作的一個統計：

薪金（以萬爲單位）	人數	百分比
100——200	132	9.4
200——300	274	19.6
300——400	359	25.5
400——500	158	11.3
500——700	298	21.2
700——900	148	10.2
900——1000	39	2.3

以上的數字，恐怕絕非社會上一般人士所能相信，就是在橋上推三輪車的苦力的收入，也比小學教師中待遇最優的還要好二三倍。小學教師能忍受的，就忍受下去；不能忍受的，就祇好輕身自殺。去年南市就有一位教師，爲了無法生活，用洋釘釘入腦門而自殺的。這種爲古今中外所未聞的，殘酷悽慘的自殺，就發生在小學教師羣裏；其所受生活壓迫之深，也可想而知了。

現在死的已經死了；而活着的又怎麼樣呢？我們現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目前上海一般小教全人的生活吧！虹口區有一位小學教師，月入僅一百五十萬，在扣去伙食以後，反而還貼出飯錢二十萬元。後因一般同人不滿，代爲要求，才算給了他十二萬元，以作理髮沐浴等另用費用！虹口區又一位小學教師，開學時候吃紅糙米，一二個月後改吃雜糧山藷，結果因營養不良，工作過度，而致嘔血，但是求醫無錢，祇得依舊拚着性命去上課。閘北區一個女小學教師，生產以後兩天就去上課，爲了金錢去賣命。市區裏也是一樣慘，有一個學校內因數月不知肉味，就在附近的一家飯店（梅龍鎮）買他們的殘羹，油油肚腸。雖然有失體面，但也實在可憐。

而作爲小學教師的，更不能有任何意外事情發生。上學期，市區某女小學教師，不幸母親去世，無錢入殮，結果由普善山莊收屍。最近林森路附近，一個教員，也是母喪，無錢入殮，由同人小朋友及社會人士捐助，才勉強入殮。在教師中，依借債典賣度日的，不知有多少。而且教師總算列入長衫階級，雖然窮，還不能東補一塊西拚一角，但是長衫之髒，實難以想像；襯衫半月不洗，也是普遍現象。

上述情形，雖不能說一字一淚，但確是悽慘到了極點。現在教師生活之苦，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而今天的教師，爲了孩子，爲了國家前途，還在這崗位上堅持下去，但是部份剝削教師的校長，不獨不以和衷共濟的精神，撑度難關，反利用他們的惡勢力，任意無故解聘教師，實在言之痛心！

最後，我們身爲基層教育工作者，對於今天的處境，不是悲哀，而是憤慨。我們的工作是那麼繁重，平均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時除了上課賣命的喊以外，還要改卷子到深夜。國家給我們一大套漂亮的名詞：「教育第一」「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小學教師是國家的工程師」等等，然而實際上呢，小學教師不如叫化子。國家對我們絲毫不顧，寧願將金錢用在無謂的裝飾上，坐視教師一個個走向死亡的道路，兩眼看中國教育破產。對開明校長毫無獎勵，而對剝削教師比地主剝削農民更兇的校長却一味包庇。（像最近興中中小學校長剝削教師解聘教師事件）經濟公開和職業保障的法令從不執行。眞使人不明白中國要不要教育？要不要第二代？

一羣小學教員　七月二十六日　上海

黨籍與出路

編者先生：七月二十一日漢口大剛報要聞版載有該報南京專電一則，原文如下：「據悉：全國各大學本屆畢業生中，有國民黨籍者約共千餘人。青年部已答應爲其全部介紹工作。其標準將視其在歷次學潮中所作之努力如何以爲定。又青年部爲加強對國民黨籍學生之聯系，將分在武漢，廣州，杭州，北平四地設夏令營，時間定爲二週，刻正積極籌備中。」

余思文等　七月二十二日　武昌

來函照登

敬啓者：閱讀貴刊第四卷十九期關於雲南的一篇通信中，內有「例如前鎮雄縣長隴均府率部七百餘人叛變」一段，全非事實。據璧所知，隴氏在鎮雄縣長任內剿匪禁煙，甚著成績。當剿匪之時，鄰省貴州地方當局亦暫將所屬畢節、大定、納雍三縣的保安警察隊交權隴氏指揮。隴氏自辭去鎮雄縣長後，雲南建設廳聘爲委員。在鎮雄推廣美菸種植，以身作則，極有成效，現仍担負此項任務。隴氏與璧同鄉同里，音訊時通，「叛變」一節，確知爲非事實。深恐以訛傳訛，影響甚大，特代函達，請查照更正爲荷。

國民大會雲南鎮雄縣代表申慶璧

卅七、七、二〇　南京

觀察

儲安平主編

第四卷第廿二期

三十七年七月卅一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方秋葦：亞洲世紀月刊主編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西曼

黎　寧：中央大學學生

評南京中央日報對王芸生的攻擊

方秋葦

就在南京新民報遭受永久停刊處分、政府利刃又指向「觀察」「眞理社」的時候，立法院熱烈地審議着新的「出版法」——一部掠奪人民言論自由扼殺出版自由的「行憲法規」。大公報在新民報被處永久停刊的第三天（七月十日），發表了一篇題爲「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的社論，說了幾句政府不願聽的話，於是南京的「官邸」「黨部」紛紛計算着大公報的命運。七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爲「在野黨的特權」的社論，羅織「在王芸生君主持之下的大公報」若干「妙論」，結語指「王芸生君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這篇文章的又狠又辣，表現了中央日報卓絕的神經戰術。很顯然地，它是在誘敵深入，迫敵表明態度。王芸生君在這一回合，被迫於十八日的大公報「答南京中央日報兩點，」聲辯十日大公報社論的立場，措詞相當平心靜氣。其實，王芸生君是墜入彀中了。接着中央日報以咄咄逼人的態勢，十九日又刊佈一篇題爲「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論，以「三查」列舉王君的「罪證」，好似檢察官控訴被告大逆不道的漢奸（或戰犯）罪行。這篇社論充滿了火藥氣味，它緊抓住王芸生君痛擊，它更逼迫着王芸生君應戰。這那裏是大報的社論風格？那裏是堂堂大黨言論機關應持的態度？

所謂三查王芸生是什麼？我且引述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社論的大要：

主文「……中國共產黨對於共產國際可告無罪，而王芸生在抬高蘇聯外交政策到美國外交政策之上，鼓吹中國人仇美親蘇，更是有功。在王芸生君主持之下，大公報至少未會把美國外交政策與蘇聯外交政策視爲同一，至少未會以對待美國的態度對待蘇聯，這是王芸生君可以告慰於共產國際的。

這是有案可查的事實。我們大可發起三查運動來檢討王芸生君。」

第一查：「查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王芸生君致力於國際干涉運動，爲莫斯科會議作準備。……不料想我們中國政府與愛國人士堅決反對國際干涉。美國國務卿與英國外相也反對國際干涉中國的內政。莫洛托夫的提議是失敗了，而王芸生君的準備已失敗了。」

第二查：「查出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後到今日，王芸生君以大公報貢獻於反美扶日運動。是他首先在大公報發表文章，指責麥克阿瑟將軍扶植日本，必將利用日本軍隊到中國來，一面攻蘇，一面剿共。……馬路政客殘餘保皇黨和職業學生，反美扶日宣言，都是他王芸生作實貴的資料，而提供大公報的篇幅。他這一貢獻大了。這一貢獻大可孤立美國，破壞麥克阿瑟將軍的信譽，爲蘇聯在北太平洋和我們東北的擴展政策開路。」

第三查：「本月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響應共產國際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我們等待着王芸生君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特別是狄托元帥的論文和通訊在大公報發表，作爲他效忠共產國際的證明。」

最後判定：「王芸生君主張反對黨有顚覆政府的權，指摘政府是袁世凱政府，可謂已響應新華社之號。——」

王芸生君和大公報，對於中央日報進一步的神經戰術，未予應戰，中央日報也暫停止了進攻。這並非說中央日報完全停止了進攻，反之，中央日報和縱橫家們，是更深入的策劃着險辣的攻擊，出其不意的攻擊。日前有友人自南京來，據他根據權威方面的判斷，（一）這次中央日報避免對大公報挑戰，而集中火力於王芸生君，是避重就輕的戰略；（二）羅織王芸生君個人莫須有的罪名，是企圖以最高的政治力量壓迫大公報當局，再由大公報資方迫王離開報館；（三）如格於情

勢，王芸生君不能離開報館，至少要離開上海，但不許他到香港或美國。最好是回天津；(四)為配合神經戰的發展，封鎖大公報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的發行。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這一事態決非普通的「筆墨官司」，它是一種政治陰謀。我們面對現實，站在同業的立場，對於王芸生君的委曲，和他遭受的迫害，應寄予深長的慰安；對於中央日報的陰狠手段，及對同業的誹謗行為，應深為報業前途痛惜！站在道德的立場，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從壓迫新民報到攻擊王芸生個人這一連串的措施，完全表現了政治上的瘋狂。中央日報社論呼喚「讀者們！大家瞧着吧」！瞧什麽？人們已經欲言無聲、欲哭無淚了。

× × ×

南京中央日報對王芸生君個人的攻擊、誣蔑、誹謗，王君自有他應付的態度，不用我們多說。廣大的讀者們，是否被這流行的謠諑宣傳方式所炫惑，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瞧得很清楚的。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政府這一連串壓迫言論的措施，以及「王芸生之第三查」這篇險辣論文，簡直是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的做法，是多麽令人憎恨。

如果我們的理性良知未發生錯覺的話，我們應當理解「王芸生之第三查」這篇論文，不僅是向王芸生君，抑且是向整個文化界和知識份子挑戰、示威。它採取「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的方策，向一人以外的衆人恫嚇，從迫害一人開始而迫害衆人。它指控善良公正的愛國之士，有肝膽有氣骨的耿介之士，為「馬路政客殘餘保皇黨和職業學生」，不許大公報提供篇幅刊載「反美扶日宣言」，「破壞麥克阿瑟將軍的信譽」而「孤立美國」。自然，它也不許王芸生君和其他的人，「指責麥克阿瑟將軍扶植日本，必將利用日本軍隊到中國來，一面攻蘇，一面剿共」，這是全篇論文的中心。如有違反，如有破壞，那便是「響應共匪新華社的廣播，為共產國際策動的反美扶日運動努力」，這是它鎮壓反扶日運動的最高理論根據，政府對知識份子「齊之以刑」的做法。近來京滬盛傳官方正考慮上海幾位日本問題研究者的安全問題，我們相信暗殺、被捕、失蹤等恐怖現象，是可能繼這神經戰而來的。

今天的知識份子，不是中世紀的巫者，研究日本問題，發表反美扶日宣言不是使用巫術，為什麽要把這般有良心有血性的人，迫在黑死疫(Black Death)的世界中，死生去讓恐怖中的魔鬼安排？現在全國的知識份子，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有朝不保夕之感。這不是政府和官方言論機關使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的結果麽？

× × ×

中世紀的黑死疫，是歐洲的黑暗恐怖時期，這時期的魔道與巫術之戰，壓鬼迫害了巫者。聖經上說：「你不能讓巫者存在」；就是要消滅巫者。教皇英羅肯狄第八(Innocent VIII)於一四八四年下一道通詔，說是瘟疫和天災都是巫者的工作，而當時所謂最有思想的人，也相信魔鬼的力量是眞的。因而最慘酷的殺害巫者工作，便在各地開始，尤以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殘害最慘。這時期，是理性入獄理性被囚的階段，出版品檢查(如「禁書表」Index of Forbidden Books)的發明，便是這不久後的時間，保羅第三(Paul III)為壓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施行的一道命令。歷史事實經過多次的演證，說明慘酷殺戮迫害的來到，正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喪失的前奏。中國歷史上多次的文字獄，乃至「偶語棄市」的災害，又無一樁不說明口舌之禍，是難免屠殺、被捕、失蹤的迫害。

中世紀的歷史，比古代變得陰森可怕，現代的時代，比中世紀更陰森恐怖，權威(authority)與理性(reason)不斷的爭執，反對理性的勢力是那樣堅持和橫暴。武力鎮壓、法律制裁、政治迫害等等，成為權威撤除異己的行為；「出版法」「檢查令」用以枷鎖理性，如不願以口舌求諒於權威，命運必是悲慘的。

然而，經驗的宇宙——理性的領土，它是絕對不放棄「自由思想」(free thought)底職守的，它在若干世紀以來就未放棄這個職守，而聽任何權威在它的境內逗留。自來有一些人——如蘇格拉底(Socrates)之流——即現在也還有這種人，情願就死，而不願意隱瞞自己的思想，喪失自己的良心。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出版界的一些進步人士，他們儘管遭受思想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束縛，可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忠貞精神，是堅定不拔的。政府當局對新民報的傷害、對「觀察」的壓迫、對王芸生君的神經攻擊，乃至對全國知識份子的挑戰這一連串的措施，除了充分表現政治上的瘋狂外，更向廣大人羣暴露了蓋達戈培爾的殘忍險詐，牠要把理性陷入地獄，把一切善良忠貞的愛國之士扼殺，用以獻祭美國政府和麥克阿瑟「陛下」。

「讀者們！大家瞧着吧」！

論「公然反對政府」

樓邦彥

我始終不能理解，在明明是人民世紀的時代裏，還竟然有人常常以「公然反對政府」的罪名去加在別人的頭上。假如乾脆明白地否認這是人民的世紀，倒也罷了，我們卻偏偏不幸生而為中國人，在冠冕堂皇的民主憲政的旗幟下，天天在過着非人的生活，做着統治者的政治奴隸，動不動就會犯上「公然反對政府」的罪名。政府而不能公然反對，試問我們還要政府幹甚麽？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我在這個表面上似乎含有刺戟性的題目下，所要討論的也就是這

一個極其尋常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站在唯實的立場說，國家與政府原是無可區別的。某一個國家除掉是地理上的名稱外，至多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當他提到國家的時候，他所指的却是政府，當國家要他做甚麼的時候，實際上却是政府在命令他，當國家的行為影響他的權益的時候，其實影響他的權益的却是政府的行為。所以拉斯基教授時常說，「在實際行政上，國家就是政府。」換言之，政府乃是以國家名義執行公務的一部份人所組成，因此所謂國家的行為實際上就是政府的行為。我認為對於國家與政府的這一種關係的認識，是正確健全地判斷任何政治事物的先決條件。

統治者往往以神聖化的國家來蒙蔽國民，他要國民服從他，因為他嚴正地說國民必須以盡忠報國為天職，而統治者所樹立的正是一塊「國家」的招牌。歷史上多少悲劇的產生，是由於統治者不斷利用了這塊招牌來統治人民，為所其欲為！我們根据經驗和理性，不主張人民輕信統治者所宣示的神聖化的國家來決定他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神聖化的國家根本是並不存在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理想中的國家，政府儘管以國家的名義在執行公務，人民則儘可以完全忽視政府所宣示的國家的性質，而以政府的實際行為所發生的效果來判斷它的存在價值，來決定他們對於政府的態度，因此對於一個唯實的公民，抽象的國家性質與國家所負的使命是不值得研究的問題，他所要估量的是一些切身較實際的與政府有關的問題，例如政府應如何組織，它的活動範圍，它的職權行使時所應受到的各種限制——等。再具體的說，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假定之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對於政府必然有所要求，政府則以實現滿足人民的要求來換取權力並獲得其存在的價值，政府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藉國家的名義，用國家的理由（Raison d' Etat）來强迫人民對它的服從，人民對於政府隨時在加以評價，他們所根據的就是政府是否已盡了它的功能，是否確具其存在的理由，換言之，人民隨時在評價政府是否眞正是人民的政府。

政府的意義既明，我們再來講「反對」政府。講到反對政府這一層，我們當然還是假定上面已經解釋過的民主政治。人民為甚麼能够反對政府？反對政府為甚麼不能構成罪名？我們試就下面數點來加伸說：

第一，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假定之下，政府既是人民的政府，那麼人民即使反對政府，他們所反對的是他們自己的政府。假如一個國家所實行的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政府與人民並不站在對立的地位，人民樂意忍受政府的統治權的行使，因為統治權的內容以及行使統治權的方式根本就取決於人民的意思，人民若竟然反對政府，乃是顯然的因為他們不盡同意於統治權的內容或行使統治權的方式。儻言之，政治就是統治關係，那麼所謂民主政治也就是由人民作主的統治關係，既然是由人民作主，則理所當然地，人民一方面可以決定統治關係，另方面又可以對於既經決定的統治關係表示異議，主張重加決定。政府是統治關係中的一種個體，對於統治關係得能作主的人民為求取統治關係的調整，當然可以反對政府。政府若非高高在上地與人民相對立，它應該欣然期待發自人民的反對，因為反對即是批評，能接受改過的則留，不能接受改過的則去，而讓人民重新來產生他們自己的政府，重新來調整統治關係。

第二，民主政治乃基於理性，以理性為基礎的政治必能容忍異見，反對政府是容忍異見的必然結果。政治事物原無絕對的是非，政府稱是者未必是，政府說非者未必非。為了避免政治上糾紛的尖銳化，乃不能不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縱然不是絕對的，却是相宜地解決政治上的糾紛所不可少，它就是衡量政治上是非的測驗器——人民的意思。這可以說是民主政治下意見自由（Liberte d' opinion）的理論根據。有的國家，如英國，竟然用法律規定由國庫撥款作為「陛下的反對黨」（即最大的反對黨，在目前就是保守黨）的領袖的薪費，我們儘管對於英國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基礎保留批評的餘地，但對於它的這一種政治上的作法，即用法律明白承認有組織地反對政府對於國家的貢獻，不能不虛心地加以贊許。反對政府是尊重理性的一種表現，理性的殞落，正是十足地證明民主政治的被送入了墳墓。

第三，允許人民反對政府不但不足以致亂，相反的，壓制反對意見正是種下了革命和叛亂的根源。當人民覺得政府還可以被反對的時候，他們尚未存完全絕望的心思，他們認為政府的舵尚有轉變方向的可能，而他們的作主調整統治關係也尚有把握。反之，如果政府不允許人民反對它，那就是說，凡政府稱是者必是，說非者必非，而不容人民有插嘴的餘地，結果是政府不得不用反理性的恐怖手段來維持其政治的命運，到頭來它就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了。所以禁絕人民以正軌的途徑作反對政府的言行，其結果必定是專制和迫害，統治者可以藉專制和迫害的手段苟延殘喘地作短時的掙扎，他終歸會遭遇到抵擋不住的革命巨潮的吞滅。

最後說到「公然」反對政府。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可以反對他們自己的政府，已如上述，那麼人民之能公然地那樣做，也就不言自喻了。「公然」的反面是「陰謀」，一個政府要是不允許人民公然地反對它的話，則唯有期待人民陰謀對它的造反，逐漸地演變成全面的革命。從來專制獨裁的政府總是抹煞理性而不要好的政府，它否認個人，奴役人民，它不把自己視作人民的政府，而成為一部份特殊階級用以魚肉人民剝削人民的工具；人民不能反對它，當然更不能公然地反對它，藏在心裏的不滿，自然無法加以制裁，如果有公然反對的舉動，就一律視為格殺不論的叛亂行為了。在這樣的國家中，處於這樣的統治關係下，祇允許有無條件的服從，而不准發生片言的公開異見。一致既不可能，忍受又是有限度的，那麼公然不能，唯有陰謀，社會不得安定，騷擾就成為必然的悲慘結局了。這些似乎都是歷史，但是不幸的，今天像這樣的一齣一齣的戲仍不斷地在重新排演中。

以上我認為都祇是很淺顯的道理：在這明明是人民世紀的時代裏，政府當然應該是人民的政府，人民也當然不但可以反對政府，並且可以採取公然的方

式，在合乎理性的條件下，作種種反對政府的舉動。老實說，人民所願公然反對政府，至少還是一個他們認為有前途的政府；到了有一天，公然反對政府竟然成了一種罪名時，人民或許不願再從事爭取有利公然反對政府的努力，他們所抉擇的若非甘受奴役，就恐怕祇有造反的一途。三十七年七月廿四日北平。

兩分三裂的民主黨

——四論美國大選——

費孝通

艾森豪知難而退

杜威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後，很多觀察家預料民主黨將推艾森豪來競選。美國政治成規中有這種做法的。艾氏並非民主黨內人物，但是他可能被推，因為政黨，在美國常被認為有為國求材的作用。譬如威爾基就是這樣的例子。共和黨早就想拉這名角出場，艾氏却拒絕了，但是拒絕得並不太乾脆，據說他曾表示他看不中共和黨的保守傳統。這句話一傳出來，鼓勵了民主黨對他的幻想了。

我們並不知道艾森豪心裏究竟作什麼打算。如果他果真甘心棄武習文，把大學校長看得比總統高貴，他早可以截釘斷鐵的把民主黨對他的幻想戳破了。他無意和任何政黨發生聯繫的聲明却一直到民主黨大會快要開幕之前才宣布，使人意味到他知難而退的心情。

許多美國中間分子擁護艾氏是因為他是個能戰而不是好戰的將軍。他的能戰是有紀錄可查的。能戰一詞中包括軍事和政治兩方面。在上一次大戰中，羅斯福本來是看中馬歇爾去歐洲作統帥的，但是馬歇爾却是個死心眼的人，和邱吉爾搞不上來。於是以艾森豪代替，他有周旋政治場合的本領。馬歇爾手下兩員大將是艾森豪和史迪威。論性格史甚於馬，論手腕艾高於馬。艾氏對邱吉爾能不亢不卑，拒絕一面攻德一面防蘇的戰略，使大戰能及早結束，是他的大功。

他不是好戰的。他在美蘇冷戰打得緊張的關口，却發表了「美國沒有戰勝蘇聯把握」的議論，使好戰派氣燄殺了一度。他能根據他的見解把真話說出來還不失將軍風度。這句話固然奠定了他的政治資本，可能在不願戰爭的美國一般人民的情緒中兌現成為總統，但是也是這句話得罪於巨室，使他知難而退了。

我在以前幾篇論美國大選的文章裏曾一再指出今年大選的政治背景。當前的美國正處於政黨性質蛻變的過程裏，以往政黨的劃分偏重於地方性，而以後政黨的劃分却將偏重於階級性。在蛻變過程裏兩種劃分有個難分上下的時期。華萊士想走下層平民路線，一路有絆脚石，勞工組織還不肯出面擁護他。同時在上層階級中却還有傳統的地方成見，分着共和和民主兩黨。那一方面團結得快，那一方面就可利用對方的分裂而在這次大選中獲得勝利。

根據這種看法，我曾指出上層階級怎樣想找出一個超越傳統黨界的人物來作為團結象徵，所以曾想到帶有勝利餘威的艾森豪和麥克阿瑟。這種超黨團結法並沒有搞通，於是祇有退求其次，採取強弱分野法了。強弱分野法是在使兩黨中有一黨推出一個有力的候選人出來，另一黨推出個沒有勝利的庸才出來作個名義上的陪客，使一切擁護大企業利益的票子集中到一黨掌握中，來和團結還未堅強的進步勢力相對抗。

操縱着共和和民主兩黨的後台是通氣的。如果後台老闆覺得了一張有吸引群衆的王牌，他們把它放在那一黨都一樣。艾森豪拒絕共和黨提名後，搞出了麥克阿瑟。但是這位「日本總督」在任內的作風却不太合美國傳統胃口，這作風搬回「新大陸」是沒有人受得了的，所以這張牌一打上桌面，迎面來了一陣反對聲，結果不能不收了蓬。

如果艾森豪早一點決定願意作民主黨候選人，杜威是否有機會當選共和黨候選人可能會成問題的。艾氏不表示積極，成全了杜威。在共和黨大會之前很有一種傳說認為平庸的塔虎脫頗有當選希望。如果兩黨的後台老闆拉得艾森豪出面，塔虎脫很可以作他的陪客。艾氏既然徘徊不決，老闆們不能不提拔那會敗過一陣的杜威重來一次了。

杜威既然被選，艾森豪如果再出馬，那就會把保守勢力分散了。杜威不能小覷，他有一部分勢力的，艾氏固然有相當把握戰勝杜威，但是也很可能兩敗俱傷，成全了華萊士。這個險是冒不得的。於是艾氏休矣。幕後那一齣勸退艾森豪的好戲，可惜我們在台前的看不到。艾氏拒絕提名之後，民主黨的命運可說業已決定。大會裏失望和無精打采的氣氛是免不了的。

老闆們抽杜魯門的腿

杜魯門的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民主黨無可奈何的安排。誰也不能對他作勝利的幻想。後台老闆也不會對這位好好先生撐腰的，他們不過要他做個杜威的陪客。華盛頓十九日路透社就傳出消息：「掌理經費的民主黨全國委會認為今年競選需三百萬元。現在黨員所捐贈的每月僅為十萬元，預料總數也不會超過一百萬元。」這是老闆們冷淡杜魯門的具體表示。杜魯門有苦難言。他竟

選時的演說旅行是用了總統出巡的名義才走成的，回來還給共和黨告了一狀，說他借公濟私，利用國庫做競選工作。沒有了金元，在美國還能做什麼？一個現任總統，執政黨黨魁，連二百萬的競選費還籌不到，其落難形景可想而知了。

老闆們是勢利的，不但在金元上冷落他，甚至在選票上也不像要給他個面子。民主黨大會剛閉幕，六千個「南部民主黨殘餘黨員」在北明翰重新開大會，另推南卡羅來納州州長薩爾蒙德作總統候選人。這種拆台行動有什麼意思呢？

很明顯的，這不是單用感情作用來解釋得了的。南方民主黨反對杜魯門的民權法案是衆所周知的。在法西斯氣燄日高的美國，戰後的種族問題本來已日見嚴重。羅斯福時代逐漸改善的黑人地位已經在保守的南方累積着深刻的反感，但是迫於進步的輿論，不便見之於行動。戰後進步勢力被打擊了，積蓄着的反動力量到處暴發，在種族問題上有三K黨的復活和蔓延等一類的徵象。杜魯門在這個問題上是開明的，他繼承羅斯福的主張，保護黑人，通過人權法案。這一着却惹起了南方民主黨的公開反叛。

在民主黨準備推舉總統候選人前，南方諸州發動了一種美國政治史上空前的「自由投票」運動。這運動的主張是各州所推舉出來選舉總統的代表可以不受黨的拘束自由投票。按美國政治慣例，總統名義上是間接選舉，事實上却是直接民權。美國各黨推出了總統候選人之後並不是直接由人民投票選舉的。依憲法規定每州的選民（voter）祇選舉出「選舉代表」（elector）。這些代表在十二月裏才各在州會所在地投票選舉總統。事實上，這種代表祇是「選舉機器」的一部分，他們並不能依自己意志去選舉總統，他們是由黨指定，選民所選的事實上那一黨的候選人，不過在手續上要經過這「代表」們。這些代表「無形」又「無能」，因爲他們必須選自己所代表的黨的候選人。這次「自由投票」運動是指代表們可以不受黨的拘束，依他們自由意志去投票；民主黨所推出來的代表可以不一定要投票選舉民主黨的候選人。這運動在美國政治史上是空前的，是由直接民權退爲間接民權的運動，如果成功了，政黨政治將因之大變。

提倡這運動的目的是在警告民主黨的「人權派」，那些想用法律保障黑人權利的民主黨員，如果堅持黑白種族平等，南方黨員可以在大選時投共和黨的票，來個反叛。當然這運動是太反動了，可以使美國整個政治機構發生動搖，人民將不知怎樣投票，因爲投了民主黨的票，結果會因代表們的變心而改爲共和黨的票了。那還成什麼民主？所以這運動不過是一種恫嚇罷了，不易成爲事實的。

進一步分析顯示了這運動其實是保守勢力想破除傳統黨界進行團結。這個手段既不能取得人民的接受，於是又改出一套新花樣，在北明翰召開了「殘餘黨員大會」另推民主黨候選人，換一句話說，另外成立了一個新黨。

誰也明白這位反人權候選人薩爾蒙德絕不會有入主白宮希望的。既然明知不能當選爲什麼要出面競選呢？第一個作用是在打擊杜魯門，使這位已經不太有被選希望的候選人，根本斷絕了這一點希望。這樣使普通選民不必再在杜魯門名下投廢票，也就是使保守勢力集中到杜威名下，加强保守勢力的優勢。第二個作用是把南方選票先從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然後在最後關頭退出競選，把票子送給杜威，比了改變政治習慣，退化成間接民權的辦法漂亮得多。中心目的還是離不了團結保守勢力，爭取勝利。

多黨政治的可能

我已屢次說過，我並不知道根據經濟利益而劃開的保守和進步兩勢力的分化和各自團結形成新的政黨界線的過程已演化到什麼程度。這過程是需要時間的，到今年的大選時，很可能還沒有達到完成的地步，結果却可能形成美國政治史上少見的多黨政治。

我們已很久聽不到華萊士的聲音了，這是不足爲奇的，保守勢力所控制下的輿論界自然會對這新勢力加以有計劃的封鎖。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第三黨大會還沒有開會。開會的情形可能宣示一些這新勢力的實力，但是以現在爲止，我不敢作何推測。如果根據保守方面的宣傳，華萊士被選總統的機會並不太大。依美國傳來一般的看法似乎總統將屬杜威。但是大選中不但將決定總統人選，而且將決定下屆國會：衆院的全部和參院的三分之一。華萊士即使不能入主白宮，第三黨却決不會進不進國會。同樣的，杜魯門的民主黨以及反人權的民主黨都會有人進入國會。這樣將使美國國會中發生多黨政治。

以往美國也並不是純粹的兩黨政治，在現在的八十屆國會裏衆院就有一個議員屬於「美國勞工黨」，上一屆國會裏還有一個參議員和一個衆議員是屬於「進步黨」的。但是因爲數目太少了，所以並不發生多黨性的政治。

多黨政治不但是在國會裏有兩個以上的黨，而且是沒有任何一個黨能占有絕對多數。英國現在有三個主要政黨，但是工黨在下院却占一半以上的議席，所以在政治上並不發生多黨政治。英國會有一度三黨都不能過半數，那是麥克唐納時的工黨政府，所以他事事得和別黨求妥協，結果不能不把工黨政府送終。法國是個多黨政治的好例子，而法國的內閣也以短命著名。

如果今年大選中，美國沒有一個能得到絕對多數的政黨，它就可能發生多黨政治了，但是美國的政治機構却最不適宜於多黨政治。美國政府是被稱爲總統制的，那就是說行政部分不向立法部分負責，而向選民負責。除了重大過失，總統可以被罷免外，立法部分不能因政策不同爲理由逼總統辭職。但是總統却又事事受國會的牽制。一切法案均須在國會裏通過，一切對外條約都須經國會批准，更重要的，行政部分所需的經費，項項得受國會控制。如果國會和總統鬧僵了，美國政治即可入於癱瘓。

美國這種所謂三權分立，互相箝制，以得平衡的政治機構是棄了政黨這個組織在背後活動的。總統是黨的主腦，行政部分所要做的事，由黨魁交給本黨

議員在國會裏提出，如果總統在黨內有力量，本黨議員支持他的政策，投票擁護他所需要的法案。一個可以吃得開的總統必須是國會裏多數黨的首領。

在責任內閣制中，行政負責人必須就是國會裏多數黨的首領，如果他不能在國會裏通過他所提出的法案，他就得辭職。在美國的總統制下發生這種情形，總統却不必辭職。他可以面對一個反對的國會而依舊做他的行政元首。杜魯門在過去兩年就是這樣，共和黨在國會裏占多數，而他却是民主黨。但是杜魯門還是維持了這兩年，原因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政策是大同小異，祇要杜魯門不違反大企業利益，他還是可以做得通的。

按過去的情形說，能以半數以上當選總統的，必然能在上任的二年中控制國會裏的多數。所以他任內所需的重要法案總可以先在國會裏通過了。假如今年好幾個巨頭分了選舉票，沒有一個人得半數以上，衆院固然可以在得多數票的三個候選人中選擇一人作總統，但是下屆國會中却可能弄成多黨形式，總統一上台就面臨一個無法控制的國會，美國政治就可能在僵局中和不斷的妥協中，矛盾百出，理不出一個中心政策來。

我在這時祇能指出這個可能的趨勢，究竟事實上會怎樣推演，現在是很難預測的。

七月二十一日

英國輿論中的南斯拉夫事件

狄托和克蘭姆林宮

Tito and the Kremlin

The New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3, 1948

二月裏捷克政變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教訓是夠清楚了；狄托和他三位主要助手的被開除給共產主義者同樣清楚的警告，安全必須從完全服從莫斯科中得來。南斯拉夫的領袖被用了共黨字典上所有的罪名所控告了。他們曾在「外交和內政的基本問題上採取了錯誤的路線，表示了從馬列主義上撤退。」他們對蘇聯的態度是「恨毒」；他們把蘇聯當作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一樣看待。他們窺視蘇聯軍事專家，並且不信任蘇聯軍隊。他們甚至偵察蘇聯的密探。而且，在一個農民所組成的國家，他們竟忘記列寧的教訓：「普羅階級必須是一切勞工的爭鬥中的領袖」，和以「祇適合於民族主義者」的布爾喬亞的態度，「他們不鼓勵雇農和富農的分化，竟把農民看成一體」。最後，「惑於過分的雄心，自大，和狡猾的計算」，他們缺席於將暴露他們錯誤的共黨情報局會議。在這些及其他的事上，顯明了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已踏上反叛的道路」。所以他們被開除於情報局，而且鼓勵「健全份子」推翻他們現有的領袖。

我們還不知道——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引起這驚人咒詛的一切經過情形。莫斯科所具的特性中並不包括誠遜和受教的。而且狄托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獨斷和「國家中心」的。他違反蘇聯的願望進行巴爾幹聯盟，更以固執態度應付加林嘉問題，阻礙奧大利和約的談判。下面一段蘇聯指斥狄托的話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幕後的爭執：

「黨內官僚化的統治使南國共黨的生命和發展流於腐化。黨內沒有民主，不受批評，沒有檢討……黨內不舉行會議，舉行時又是祕密的，這樣祇有使黨在羣衆中的影響日見低落」。

簡單的說，南共的組織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不同。根據正確的格式，出面的領袖須受不出面的領袖所箝制，這些人有同樣的勢力，是行政和幹部之間的聯絡員。這是共黨組織中的民主因素。在南斯拉夫以外，這是大家所重視的。這是用來防止社會民主主義所常犯的官僚化。沒有了這保障，共黨領袖會變成獨裁者，不但在國內獨裁，而且在黨內也會獨裁起來。他們會脫離莫斯科，可能破壞共產主義行動和教條的統一，流入於國家主義和個人雄心，忘記史大林署名的警告，共義主義者必須從和平民的泥土接觸中得到他們的力量。簡單說，狄托和他的親近人物不成了共黨的公僕，而成了獨裁者了。

莫斯科願意把這個裂痕公開出來，表示他並不能用祕密手段來解決狄托，而相信祇有通過南共才能有此力量。如果 Kardelj 和其他南共領袖能脫離狄托，如果南國軍隊不直接由他帶領，我們相信蘇聯可能不必經過這樣動人的場面就把他推翻的。如果狄托對南共的控制無隙可乘，莫斯科也不會希望由南共自己出來解決他。很明顯的，南共自身有尖銳的分裂，但是領袖中却團結得很強。衝突的開端是狄托拘捕了兩個擁護正確路線的部長。莫斯科出面營救，認為狄托的行為是反對「敢於批評反蘇觀念的人」，這是「無恥，純粹土耳其式，的恐怖統治」。

狄托的黨已反駁莫斯科的指斥，他們否認所舉的事實，而且反脣相譏克蘭姆林宮在扯謊。我們還得等着看：狄托能用他的威望發揮民族感情去抵住克蘭姆林宮的壓力，還是莫斯科算準了南共會聽他的指揮驅逐他們的民族英雄。

狄托被控

Tito Indicted

Tribune July 2, 1948

共產黨情報局對狄托元帥的驚人控訴暫一時轉移了對柏林危機的視線。當我們屬草此文時還不知道南國最後勝利者將誰屬——史大林還是狄托。我們也不很明白形成這衝突的直接原因，這件事即在慣於清黨，打擊和突然翻筋斗的共產國際也是空前的。

最令人詫異的也許是：蘇聯在並沒有一定成功的把握之前，會公開的採取這斷然步驟；這對於東歐的團結和蘇聯的威望會發生嚴重後果的步驟，祇有在極緊要的場合下，蘇聯才會冒此危險。

情報局所公布的文件並不能太幫助我們明白這件事情。這裏面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它指斥南國領袖對農民做了太少又太多的讓步，使他們的黨退化成無黨無派的人民陣線，在黨內祇維持了一個腐化的官僚統治，鼓勵武力領導的方法。沒有一種共產黨認為是罪狀的事，狄托沒有犯過。他右傾左傾都是錯誤；在控訴狀中所看到的狄托是個複雜的怪物，一部分是托洛斯基，一部分是蒲哈林，一部分是孟雪斯克，再加上自大狂和國家主義者的混合素。

在這一大篇不太一貫的控訴狀中也有一些有關眞實衝突的線索。它說，南國的領袖開始把對蘇政策和對帝國主義政策合在一起，用同一態度來應付蘇聯和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反叛國際的團結，採取民族路線。他們要求在其他共產國家中取得特權地位，表現過分雄心和自大主義。這些可能是引起爭端的根源。

應當記得的重要事實是：狄托是蘇聯除外的世界上惟一成功的共產主義者。沒有其他時候，其他國家，共產黨曾不依賴蘇聯的干涉而獲得政權的。所以狄托自然感覺到，而且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不祇是蘇聯的附庸，而是和史大林可以並肩的英雄。也很自然的他會把南國的利益看得和蘇聯的利益一樣重要，兩者如果有衝突時，他不預備把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蘇聯利益之下的。

這一點已夠引起衝突了，因為，為了建立東歐經濟集團，東歐國家負担的犧牲是眞實的。我們有理由可以猜想狄托不僅想保障南國的利益拒絕蘇聯的要求。有很多事實證明他的雄心還不止此，他想把巴爾幹國家團結起來成為第二個「蘇聯」，和蘇聯爭取領導權。對蘇雖將維持友誼，但是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和競爭的力量。

不久之前，狄托和保加利亞的第米脫洛夫曾公開建議過一個巴爾幹聯邦。這建議就指向上述的企圖。蘇聯看到這危險，所以立刻加以反對。第米脫洛夫很快的改了口，但是狄托却不作聲。

再看亞爾培尼亞，狄托已把它圈入自己的勢力之下，不再是蘇聯的附庸了。而且狄托對希臘的政策也以南國的利益為主，不太顧到反西歐政策的共同目的。他在希臘建立了一個等於是他自己的武力，看上去好像為希臘打算倒不及為南國打算。

最後，狄托不但否定了其他情報局的國家批評他政策的權利，而且自以為有權利去改變別國的政策，和蘇聯爭牛耳。去年十月裏情報局第一次開會的時候，狄托在南國人民陣線的會議中發揮他的理論，認定人民陣線必須和共產黨的政策相同，轉口就責備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除了南國、亞爾培尼亞、和希臘——說他們的看法不正確。

這些事實湊起來，再加上南國對情報局的反駁，雖則不能獲得完整的背景，但很可指示蘇聯有根據可以把南國看成一個潛在的東歐領袖國家，會有和他爭雄的危險。

但是蘇聯却進入了個危險的賭博。如果他不能在南國獲勝，一旦衝突公開之後，反而可以促進競爭勢力的伸張。我們希望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不要短視的干涉這衝突，干涉的結果祇有加強西歐團結的力量。

東方集團削去一片

Chip Off the Eastern Bloc

The Economist July 3, 1948

(The Economist 對於南斯拉夫事件的分析大體上和 Tribune 相同，認為南蘇的基本衝突是在南國想在巴爾幹組織一個共產主義的聯邦和蘇聯分廷抗禮。這一段話譯者把它節略了，免得重複，但是接下去所作的評論却可以代表西方國家一部分的看法。)

蘇南的分裂引起了三個緊急的問題——東歐其他國家是否和南國一般不甘受蘇聯的干涉？蘇聯對狄托的公開挑戰將有怎樣反應？如果西方國家想有所動作，他們能做些什麼去應付，或是利用，或是單純的適應這時局面？沒有刻板的答案可以遵守；但是狄托所有討厭蘇聯控制的情緒可能不限於南斯拉夫。在狄托背後還有個保加利亞的第米脫洛夫。東歐聯邦的主意並不是狄托想出來的，而是這位先生的計劃。第氏作此建議和蘇聯設法否決的原因是在他們想在東西之間組成一個獨立集團。這計劃可能是狄托被開除的決定因素，而且狄托反抗的強項也表示在他和蘇聯分裂的翌日宣稱南保亞三國應當加速組成聯邦。如果聯邦計劃表示了狄托和第米脫洛夫要求自由活動的意志，波蘭和捷克也未始沒有這傾向。

蘇聯的反應是不能預測的。可能史大林早已準備政變，已經排定 Hebrang 和 Zhujovitch 來繼承狄托。如果這是果眞的，狄托却先動了手，把這兩人拘捕了。蘇聯開除了狄托，南共却並不像蘇聯所希望的那樣分裂。他們還是擁護狄托。如果蘇聯從內部去分裂南共的策略失敗了，除了用武力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但是在南斯拉夫，並沒有蘇聯的駐軍，而狄托却有軍備。所以，在這時候說，蘇聯的政策相當尷尬。

西方國家却很高興，至少在短期內並不需要有所動作。狄托和他們本無交情。相反的，狄托被開除後第一次演說曾猛烈攻擊「西方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如果祇因為他和克蘭姆林宮反目了，就去接近他，這將是外交上的胡鬧。他們有時間可以多考慮一下，看着事態怎樣發展。

但是東歐的裂縫引起了西方國家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他們對東歐的態度和政策中常被一種信念所決定，這信念就是東歐對蘇聯的勢力是歡迎的，而是控制的程度是完全的。他們假定從奧特河以東的地域是一個堅固，一致的集團，任何衞星國的政策必然是得到莫斯科批准的，而且大概都是有利於蘇聯的。這個假定已經不再確定無疑了。這裏已發生了一個實例需要西方國家重新考慮他們對東歐的關係，而且應當根據個別情形加以考慮，不必一定要假定對蘇聯有利和無利了。凡是以前因為可能加強蘇聯的原因而摒棄的那些對於東西歐都有利的政策應當提出再想一想了。特別可以指出來的是商業關係。這種重新考慮不能說是政策的轉變。至少在最初不過是態度上的改變，新的注意和彈性的加強。這樣可能使西方得到具體的好處，也不會打破狄托反駁莫斯科時所具的信念——對東歐的威脅和控制來自西方的不如來自東方的為強。

譯者附言

在冷戰焦點上所發生的事件，我們無法獲知不帶作用的報導。這裏所選的三篇短論是從英國重要刊物上譯出來的。「新政治家」算是最進步的，但是英國式的進步有它的限度，限度是英國本身的利益。它是支持馬歇爾計劃的，但反對出賣社會主義。「論壇」是非官方的工黨刊物，他是一部分少壯的工黨議員的喉舌。但是他們並不是工黨「叛徒」，比「新政治家」接近政府。「經濟學者」是傾向於保守黨，對工黨政府批評得很激烈。它在英國上層社會以及美國垣街很有勢力。這三篇可以說約略代表了英國輿論的橫切面。

在這橫切面上，三家立場稍異的刊物對南斯夫事件的看法却並沒有很大的出入。後面兩種可說是大體一致。他們認為這是共產國際中蘇聯為了要維持領導權而引起的糾紛。「經濟學家」代表英國政府和商人的願意，最後發揮了和東歐通商論。那是英美之間的歧異。英國要通商，而美國不願意。「經濟學者」在此有畫龍點睛之妙，想藉此說服美國。

「新政治家」除了覺得這事件表示共產國際分裂外，特別強調狄托政權的獨裁。它對於共產主義式的民主本是不太信任，但是至少是有別於個人獨裁。蘇聯的指斥可能有比爭霸更合理的立場。這裏的情形實在是複雜。狄托是共產主義者，又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更加上了一個個人獨裁主義者。說他是個多頭怪物大概離事實不遠。從任何一個角裏看去，都可以看出這個反希特勒英雄的動人的正面，但是多從幾個角裏看看似乎都會看出憎惡的反面。這個怪物是否能維持他的政權，最後的決定者是南國的人民。在他們立場和實際利益上看去，他是否具有被推為領袖的資格。這個答覆一時還沒有。

世界是複雜的，單純的兩分法，在事實界裏是不常能應用的。在這複雜的世界裏求生存，對事實也不應看得太單純。狄托事件至少是一個教訓。

從立法院的派系說到國民黨的改造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立法院是今日國民黨派系鬥爭的一個大戰場。其鈎心鬥角的傾軋，實過了黨與黨間的對峙。因爲通常政黨之間所爭吵的是政策，對事不對人，有政黨政治的常軌可尋。而自家人吵架，派系之間所爭持的常是私利，對人不對事。政黨政治的作用，在彼此監督促進，而派系鬥爭的結果，只計較權位得失，國事徒作兒戲而已。

因陳立夫氏之處心積慮要想控制立法院，所以CC得爲立院中之多數派。其他的各派系，對於這擁有實力的多數派，不免感受威脅，遂不得不聯合起來抵抗。其中也有至今態度不明，因政治上的運用忽此忽彼，而夾於兩者之間的，如太子派與政學系的少數立委是。在立法院中雙方的對壘是從選舉副院長開始的。CC以外的各派系爲着反對CC中央提名陳氏爲副院長候選人，在選舉的前夕，特假重慶安樂廳聯合舉行了一次反陳大會。在反陳失敗後，仍繼續集會，遂定名爲聯合座談會，亦稱爲反對派。CC爲着表示對抗，加強力量起見，在反陳的第二日，亦由陳立夫氏親自出面，邀請立委，舉行了一次茶話會。競選因而勝利，於是形勢更爲盛大。自後，又積極拉攏各派系參加，成立了革新俱樂部。聯合座談會本是在反陳的旗幟下聚集的，但彼此因爲利害不同，團結就顯着鬆懈。於是又各以興趣利益爲前題，分別成立了若干小組織：團方以黃宇人爲首，創立了新政俱樂部。太子派的老人，組織了自由座談會。一部分超然性的立委又自行組織「一一四一」座談會。（取名每逢星一星四座談之義。）另有參政員立委三十六人舉行聚餐會自成體系。吳鐵城及其有關立委亦正醞釀一個新的組織。朱家驊系則附於新政俱樂部中。政學系的人員則各方面都有，如李伯申氏即加入革新俱樂部，在副院長競選中亦擁陳。但當某一個大問題來臨的時候，各派系仍能團聚在聯合座談會之下，與革新俱樂部相對抗。

中國的所謂責任內閣制，本來是個紙糊的玩意兒。內閣之上有個不向議會負責的總統主持一切。有人說笑，翁文灝院長不過是總統府的副祕書長而已。因之所謂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也僅是一套表面文章。立法院既然不能向眞正的負責者去爭吵，又加上派系對立，所以爭吵雖烈，但一時之間還不能希望它有什麼大的成就。

立院最初爭吵的是總統提名內閣人選問題。CC及團方都反張擁何。而CC擁何的目的是要機要位。何不免望而却步。在上者不察，以爲內閣提不出名來是立院中爭持的同意權問題。深怪反對派之不能體念時艱。因之團方的大將黃宇人在聯合座談會中憤憤地說：『當局怪到反對派的頭上，其實索性讓多數派自己組閣就好辦了。』

翁內閣在立院受三天疲勞質詢的原因，可以用CC派大將賴璉的一句話作代表。他說：「同意不是信任，我們是爲着信任總統而不得不同意的。」這等於說，因爲不甘心同意你，所以要你多受些磨難。因爲CC磨難現內閣，反對派原來要反對的，也不反對了。反而變成了支持現內閣的。這十足表現立法院中的兩派，無所謂政策，僅是此傾彼軋，吵了一陣之後，仍以總統的意志爲轉移。

臨時財產稅案是劉不同提的。臨時財產稅案不管其實際意義如何，劉氏在立法院集會之初就驚着財政部長向人民要錢，總是不大妥當的事。但劉氏標榜的是平均財富，向豪門要錢。所以最初得到聯合座談會的全體支持，CC則表示反對。後來細加研究後，認爲拔不了豪門一毛，反而窒息了工商界。於是聯合方面，只表原則贊成，技術要研究。上海工商界來京請願的結果，終於取消法人爲徵稅的對象，於是CC亦怕被人罵作豪門而表示同意了。

新民報之被封閉，可以說是立法院派系門爭下的犧牲者。該報負責人女立委鄧季惺是參加聯合座談會的。新民報曾詳細記載了安樂廳的反陳大會，其中亦照實記下了特務字樣。接着又刊出『質詢立委之質詢』一文，這是針對賴璉『同意不是信任』一點而批評的。使得賴璉老羞成怒。CC遂借着洩露軍事祕密的口實來圍攻參加聯合座談的鄧季惺。當然新民報之封閉還有其他因素如軍事通訊之遭忌等等，但CC的報仇不能不說是一個主題。新民報既然被牽涉在派系紛爭之中，當立院圍攻鄧季惺的當日下午黃宇人在未開會以前向CC的領袖張道藩說：『鄧季惺是參加聯合座談會的，CC不可欺人太甚，否則我們就要出來對打了。』軍事洩漏祕密案總算沒有繼續發展，特審會調查的結果判明新民報洩漏祕密的程度很『輕』，且列在第六名。但CC絕不因此而甘心，在總統自西安回京後的官邸會報上，陶希聖、陳博生等乘最高當局不愉快的時候提出此事，又加上了反轟炸等問題，新民報終於被判決了死刑。

調查統計局的存廢問題，也是兩大派門爭的一個好題目。原在預算中是列在司法行政部項下，據說經常費爲三百一十四億餘元，臨時費爲二千二百二十四億餘元。調統局爲CC的特務機關，當審查預算時，反對派就準備着予以取消。但這是CC二十年來鬥爭的一個武器，也是維持當前政治的一個工具，最高當局曾一再關照與疏通。但反對派絕不肯放鬆這樣一個好題目。仍有沈重宇等二百餘立委提議改隸內政部。當立院末次會議公開討論這案時，雙方曾展開熱烈辯論。一方堅持屬於司法行政部，認爲蘇聯英美的司法機構中都有這種組織，調查局係供給情報，並非執行機構，如改隸內政部則反與警察職權衝突。一方則堅決認爲這是妨害了司法獨立，以後將無人敢打官司，最好取消。不過因爲受各方面疏通的結果，不得已而求其次，贊成改隸於內政部。內政部警察總署是軍統的，讓二統去自己磨擦好了。此案當表決的時候，更發生了激烈的鬥爭。害得孫科兩次大發其脾氣。此案最初是以「保留」付表決，卽取消。過半數的舉手，會場幹事報告的結果却說只是少數通不過。於是又以「保留」付反表決，少數的手被數作多數。會場因之大譁。結果第三次表決時，通過改隸於內政部。

蔣總統自西安返京，據說在中常會上曾作沉痛的表示：『你們要相信我，軍事絕對有把握。所痛心的是黨內的分裂現象，黨員自私自利。黨必須從此澈底改造，才能有救。』有些人說，假若軍事眞有把握，大家就想不到什麼黨的問題，黨亦就沒有什麼嚴重問題。假若說是黨有問題，那麼廿年來的黨也是一人所領導，絕不能推脫責任。所以有人就說：『要改造該從領袖改造起。』但總裁既出了這樣一個題目，文章總得交卷。於是黨員就紛紛起草，綜合之共有三套，黨中央一套，CC一套，團一套。其內容約可分爲二：一是自上而下的，一是自下而上的。CC主張後者，先從基層幹部做起。團方却主張從上來澈底改造。黃宇人起草的一個改革方案中，將現存的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部取消，另成立改造委員會。並確定黨的階級性，確定黨爲農工階級及自由智識

兗州易手詳記

倍原

（觀察徐州通信）兗州不守，城防最高指揮官李玉堂脫險於七月二十二日抵京。最高當局傳令召見，簡單的問過兗州失守經過之後，嘆乎言之的說：吳化文要不離開兗州，絕不會弄到現在這種地步。論才具、戰功、聲望，吳化文都在李玉堂之下，而最高當局之作此語，並非借題發揮，給李玉堂過不去。而是指的兗州失守內幕而言，這留待後面再說。

兗州情況的變化，實際上是開始在五月間，當共軍陳毅所部三個縱隊由魯境南下加重蘇北壓力的時候，「五月渡江」的口號竟杯弓蛇影的眩惑了好多人，甚至軍事當局也慌了手脚。國軍黃伯韜，余錦源等部就在這種戰略行動之下，緊躡共軍之後由魯入蘇，在鹽城、阜甯地區尋求共軍主力決戰。五月杪，當鹽、阜國軍報捷的時候，從膠濟綫西段以迄津浦綫中段地區，共軍佈署的攻勢也在發動。這攻勢的第一聲，是泰安國軍的被迫撤守，緊接着是兗（州）濟（南）段鐵路的被破壞，切斷了國軍南北交通。濟南和兗州不由得同時震動。它將北進還是南攻？六月初，形勢判明，佔領泰安共軍的攻勢箭頭，指向南方，六月五日，共軍佔領大汶口，八日繼續攻佔曲阜，進取鄒縣。曲阜和鄒縣原是孔、孟的故里，在形勢上，是兗州東面的屏風。共軍既然拿下屏風，進一步當然要深入堂奧了。

兗州守軍司令官李玉堂，這時一面傳令十二軍霍守義部加緊準備「保衛戰」，臨時又請來吳化文部在甯陽、汶上一綫佈署，準備共軍向兗州合圍後展開反包圍，徹底粉碎共軍的攻勢，同時向兗州守軍取得會師。在山東戰場上，吳化文部是今天國軍主力中的一張王牌，一如邱清泉、胡璉在中原戰場上「舉足重輕」的地位一樣。這位新任的整編軍長吳化文，因爲各方面的重視拉攏，結果被王耀武向上峯請准，編入濟南地區的戰鬥序列。這次兗州告急，吳部奉命臨時南下應援，經過沿途的激戰後，於九日這一天和兗州守軍會師。目前的山東戰局，共軍雖然早已取得優勢的主動地位，但對於吳化文部始終採取避戰的步伐，因此，九日以後，兗州情勢猶如雨過天青。吳部完成解圍的任務以後，於是又很快的向他們這長期堅守而也是功名發祥地的兗州告別北旋。李玉堂司令官雖然「依依不捨」，但也無法強留。

兗州爭奪戰第一回合結束以後不到一週光景，中原地區的開封血戰正達高潮。當南京的立法院，總統府以至黃埔路一片請願聲中，屯兵兗州外圍的共軍又發動了第二回合的兗州攻勢。六月十九日那一天，這魯中名城已在共軍四面圍攻之下。沿津浦主力直叩東關。共軍的鐵路自南而北這一綫上，北自泰安，南至滕縣這二百公里地區縱長綫上，也是處處烽火。

參加兗州作戰的共軍，最初是第七縱隊和新八縱隊，到了七月十一日以後，原駐膠濟路西段明水地區的第九縱隊和在泰安地區的第十三縱隊，也都參加了攻城。加上張光中軍區部隊以及土共，總兵力約有七萬人。新八縱隊是由「渤海軍區」主力部隊改編的，成立不久，第七、第九、第十三縱隊，都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去年秋天，范漢傑兵團掃蕩膠東的大戰中，它們結果都能保持戰鬥力無大損害。今年春間，在膠濟路西的張店、周村戰役裏，七、九、十三縱隊是發動攻勢的主力，合力解決了整編三十二師全部，弄得該師師長周慶祥押解南京受審被處極刑。張店、周村之役以後，它們把三十二師的裝備完全利用了充實本身。這次發動對兗州的攻城戰，不僅僅兵力比國軍優勢，火力也壓倒守軍。共軍對於兗州的企圖，確是勢在必取。

兗州守軍，李玉堂將軍，名義上雖是第十綏區司令官，但他自己沒有可以運用靈活的部隊，形成燃眉。抗日戰事結束後，他從長沙帶過來的馬勵武部整編二十六師，前年年底在魯南嶧縣之役被共軍全部解決，這筆本錢沒有了之後，他本人也一度被黜，隨後又發表爲徐兗綏區司令官，坐鎮滕縣，並且以血戰七晝夜確保滕縣的戰功，被上級獎賞但那次他所指揮的部隊是川軍楊森嫡系的整二十師楊幹才部。在滕縣之戰中，指揮調遣並不如意，結果縱然博得虛名，但還是敵不住內心的苦悶。這次他在兗州指揮的十二軍霍守義部，轄有一二一、一二二兩師，老底子是東北軍于學忠系統。于學忠被黜多年，東北軍系統早已風流雲散，這霍部就像無父無母的孤兒。十二軍原在膠濟路一綫駐防，紀律比較鬆懈，兵員缺額多，裝備差。和共軍作戰總是避實就虛，保存實力。膠東民衆對霍部的作風，都表示不滿。最近整編以後，軍變作了師，師變作了旅，名義雖然變過，但本質未變。王耀武爲着替他的濟南地盤打算，當然不願揩起這有名無實的十二軍這個包袱，經過對上面的一番佈置疏通，於是把霍部調防兗州接替吳化文，把吳部調到濟南担任城防工作。李玉堂對上級人緣方面，比王耀武遜色，所以李玉堂心裏雖不樂意接揹這個包袱，但也不便明白表示。李玉堂除指揮整編十二師以外，另有地方部隊保三旅兩個團，共爲七個團，加上他自己的勤務營，全部兵也只在八千人左右。以八千兵力對抗優勢的共軍，當然近乎冒險。但李玉堂對守城還是有信心的，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堅固的城防工事上，吳化文能堅守

份子的。凡擁有戰前五萬元財產的舊黨員不許登記。有人笑說：眞如此，黨國元老能夠登記的就太少了。又據說，另有一種是配合總體戰，加強法西斯蒂化的，有黨政軍一元化之說，軍人兼任省主席及省黨部主委。那就是恢復十五年前軍人獨裁的局面了。現在這些方案已交由谷正鼎、洪蘭友、鄭彥棻、李俊龍等四人整理中。

半年來辦理黨員的總登記，不知爲什麼總不見踴躍。號稱黨員四百萬的中國第一大黨，登記到現在傳說不到四十分之一。登記期曾一延再延，而最近決定延至一無限期。前往登記的黨員，多半是CC份子，彷彿今後只有CC來承襲黨的衣鉢。黃宇人起草的改造方案中，卻要把CC擯除在外。彷彿排除了CC黨就能夠改造。而劉不同又獨創新議，主張黨中保守進步兩派並存，彼此自由競爭。一在朝，一在野。他說：英美一個政黨之內亦常有保守進步二種意見之不同，而以總裁爲象徵領袖的。

國民黨執政廿年，廿年來都是以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爲號召的。廿年來黨員徵求的方法，多半以官位爲餌。做官的必須強迫入黨，入了黨才有官做。這樣亂七八糟拉攏進來的黨員，份子複雜，那得無派？以這樣的黨，執政廿年，又無在野黨的批評，那得不腐化？有人冷眼旁觀，認爲以一個執政廿年的黨，先天就帶着派系的傾軋，加之腐化日甚，實在不容易輕談改造！假若要改造，那必須退而在野，放棄政權，才能重新整頓。但今日的國民黨有這樣的雅量放棄政權嗎？那麼所謂黨的改造問題，實在是今日國民黨不易衝破的一個難關。

保障作者利益　版稅每月一結

「觀察叢書」的版稅，本來規定每年結算四次，於三、六、九、十二四個月月底爲之。這個三個月一結的辦法，雖然已比一般書店迅速，但由於最近物價的高度波動，三個月才結算一次版稅，作者未免吃虧太甚，所以我們決計爲中國出版界開創一個風氣，自八月份起，所有觀察叢書的版稅，一律每月結算一次。此啓。

一年零三個月，主要的憑藉就是「金城湯池」似的城防工事。兗州外圍戰起，李玉堂又動員了全城的民力兵工加築了一道土城，連以前的是三道。他想，這總可以支持幾個月的罷？另一方面，是不斷的向南京和徐州求援。

兗州的得失，對於今後魯境戰局的影響實在太大，共軍和吳化文一年三個月的爭奪戰正是事實的說明。就共軍言；如佔有兗州，今後魯西和魯東的聯繫，不必再繞東運河取道泰安兗上一個大圈子，而直接以兗州作爲聯絡站。就國軍說，兗州南距徐州北距濟南各九十公里，兗州一旦不守，不但南北交通斷絕，徐濟兩地所受的威脅確實不輕，特別是濟南將因此而形成「孤島」。因此，雙方都必須拚死力爭，六月杪，兗州東西關戰事轉趨激烈的時候，由蘇北回師山東的黃伯韜兵團，已越過臨城滕縣沿津浦綫向兗州馳援。就在這時候，豫東黃汎區大會戰區壽年兵團失利，眼看京畿危急，七月二日，越過滕縣的黃伯韜兵團又被迫折迴隴海路西援豫東，照軍事當局的看法，豫東是主戰場，兗州是支戰場，豫東的共軍能夠趕走，兗州之圍也就不解自解，這也就是戰術上所謂「間接增援」。七月七日，軍方發表豫東會戰大捷，殲滅共軍十萬人。就在這事的第二天——八日晚，共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再度攻佔了兗州西關，同時展開巷戰。豫東會戰的結束並不能聯帶的結束兗州的危局，軍方纔經驗到輕估了兗州城上的共軍，李玉堂的求援呼聲，於是在徐州剿總又發生了「有效」的反應。九日上午九時，劉峙總司令，剿總副參謀長章毓金，祕書長劉子清等乘專機在兗州上空散發「告軍民書」五萬份，劉峙並且和李玉堂空中通話。李說：傳單已經見到，但兗州最需要的是援兵。劉說：援兵不成問題，只要你們多支持些時。二十分鐘後，專機離開兗州上空，直飛濟南，十一時一刻抵濟。十一時，由劉峙主持的緊急軍事會議，已經在第二綏區司令部舉行。會中決定，濟南派出兩師南下策應兗州作戰。王耀武當然表示照辦。而由濟南派出的整二師和吳化文部整八十四師也就迅速的見諸行動。可是，這兩師越過泰山之後，沿途共軍伏兵的襲擊使這兩師人大感麻煩。爲了顧慮後路的安全，整二師到泰安以後，變更行動計劃，把一師人從泰安一直攏到大汶口不再前進。備由吳化文部徐旅担任策應作戰沿鐵道綫搜索前進。徐旅南下途中，障礙越來越大，在大汶河兩岸所遭遇的抵抗尤其猛烈，結果，還俘虜了一千多共軍。王耀武當時專電徐旅獎勵，並撥犒賞金二十億元。那曉得這一千多共軍竟成了這一旅人的致命傷，十三日下午，部隊剛由南驛抵達兗州以北二十公里的鳳凰山時，共軍層層包圍而上，俘虜乘機暴動，一場混戰之後，徐旅全部覆沒，旅長陣亡，傅作義部三十五軍金師長在淶水的故事，又作了一次重演。吳化文的山東子弟兵，在魯境作戰兩年，這是第一次的主力折損。

就在吳部徐旅覆沒的這天下午，兗州城內也臨到結束前的混戰。到了晚上，李玉堂，霍守義只帶了一個衛士排自東關棄城突圍。

報紙上所說兗州經過一個多月的攻防戰，實際上那都是關於外圍戰事的紀載。共軍直接攻城，是從七月九日開始，十七日晚，由城內通到西關城外的隧道裏，突然鑽進了好多共軍，這地道中間並且有一道堅固的鐵門，自九日起即宣告鎖閉，裏面沒有人做內應，休想打開。可是這天晚上，這道鐵門竟然敞開，還有人看到守軍霍守義部孫旅（整一二一旅）一位副營長導引共軍通過隧道。這件事，李玉堂心裏清楚，因爲他很早就懷疑孫旅長這個人不可靠，並且在六月下旬還有電報分呈國防部和徐州剿總備案，率直的指出霍守義部內部的分離複雜以及不能作戰等問題。李的陳述結果得到上級的默認，並賦予權力調整人事，就在兗州全面被攻的時候，一二一旅孫旅長被撤換了。隧道鐵門的「自開」這一劇變，可是不是李玉堂所能逆料的。共軍穿過隧道後，首先包圍天主堂。兗州的天主堂屬於德國，由庚子賠款項下動用鉅款築成，在全中國教堂中也是不可多見的規模。德籍教士在抗戰時期，自定爲中立區，凡中國軍隊經過教堂門口，都得解除武裝，否則不准進過。抗戰勝利，軸心國敗亡，前年國軍解除兗州之圍後，郎被借用作駐軍司令部，德籍教士自然也無話可說，李玉堂從去年夏天駐防兗州起，綏區司令部就設在天主堂內，算來整整一年。這天晚上，共軍把這「中立區」的教堂當作了攻擊目標，李玉堂在倉促應變中，幾乎出動了他所能使用的兵力和共軍搏鬥，經過六小時的血戰，到了十三日上午三時，南關正面陣地又被共軍突破，直向十字路口殺奔而來。由上午殺到太陽偏西的時分，共軍越殺越多，國軍越殺越少，一直到下午五時，李玉堂才決定放棄天主堂，和霍守義撤退到東關車站。同時，傳令城內守軍堅持到十四日以待援兵。兵敗如山倒，他的命令已經約束不了部屬，李玉堂檢點他身邊的侍衛，一個勤務警只剩下一個排了。這時，城內零星槍聲不斷，夜色中瀰漫着砲起火光，身處危城，眼看後果十分嚴重，於是，他和霍守義一口氣就從東關共軍突隊處衝出城外，過泗水河時，被共軍巡邏部隊兩次攔擊，一個排又只剩下十來個人。等到他們跑到距兗州以南十來里路的地方，在鐵路上又和共軍的哨兵遭遇，胡亂的交手之中，李玉堂和霍守義至此被衝散，黑夜之中，那位霍將軍在右手負傷後，不幸做了俘虜。結果只剩下李玉堂和他的羣參謀長四個人，從微山湖昨落荒脫險到達後方，

（上接第十四頁）

的屋頂到地下的磚都查過了一遍。灤寧是戰後新設的縣，有三十多個村莊，既無壯丁，又無食糧，縣長是由保安第五團團長兼任，攤派不夠，便到共區搶糧渡日。樂寧縣去年十二月撤到縣境上，只有九個保十三個甲，也和灤寧一樣地靠「突擊」來生活。

昌黎縣二十二個鄉鎮不完整，城內逃空了，每月的公糧要六十六萬斤，攤派也到了最高度。住商不多，捐稅加重在攤販身上。當地特產有張莊產砂捐每噸四萬元，螢石捐二十萬元，已然無大輸出，爲了開源，要收糧食自治捐百分之五，賣方出百分之二，買方出百分之三，今夏想給果品加稅才准外銷。這都是殺雞取卵的辦法。

撫寧縣只有十分之一的地區了，在北戴河一站，五個月只收了九億元，居宰稅最多，糧食却極困難。瀋陽乃是一個產豬鬃馳名的新縣，田賦不因糧少而減少，攤派每畝到一百斤，今年上半年已出到五十斤。城內豬鬃店四十四家，有五千工人，工人每日最高可得八十萬工資。稅收月入三十億，支出二十九億，這又是一個例外的區域。

山海關下的臨榆縣又是一個兵站，每天的過境招待費要到二千萬元，多半是攤派而來。二十四個鄉鎮還有十九個，東北的難民過境，造成了當地的極度繁榮。旅店中一度徵收變像的人頭稅，縣府月用糧食十二萬斤，職員補助一五〇斤，兵工一百斤

全河北找不出第二個像唐山市一樣的都市，這是全國煤炭供應中心，這裏每月收入是一百億元，這裏雖有對內戰最大的支出，也有最大的收入。

羔羊與榨取

這是民窮財盡的全貌，這是流民圖，這是屠場的羔羊，但羔羊被迫會戰鬥的，去年河北的秋收不好也不壞，平均每畝可以產雜糧一百斤，假如有幾處地方縣派到了八十斤，軍隊及縣級工作人員得活，那麼老百姓便只有等死。內戰的負担，是一種「玉石俱焚」的趨勢，不這樣就沒法維持這空前的戰爭。

從這一角落看全體，人民的負担是用到了最後一顆糧米，因此，爲了今年的戰費的築基——田賦徵實徵購，便不能不先實傳北方有「二十年未有一的「大豐收」了。然而這豐收也是負担不了今年這更大的內戰支出的。

人民對於內戰的負担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匪來如梳，
兵來如篦，
官兒來了一頭剃。
——民謠

在「通貨膨脹」成為國策之下，物價問題天天在翻滾。城市中人看到國家財政及省財政在那裏吵得兇，但在鄉村中，看不見的。無言人民的攤派却更加逼得緊。越是城市中視紙幣輕如鴻毛的時候，政權者在鄉村中對物資的把握也越法不能放鬆。一池子渾水已然攪得無法澄清，野火聯接起來已成為一片火海，這種經濟上的煎熬是無孔不入地把對立中的城與鎮又分化與過濾了一番。

隨着內戰的加大，鄉村中的攤派一天比一天多了，數字一天比一天大了，而且也把農村的負担派到都市的肩頭上。從七月起，平津兩市就要分担河北省的馬乾費用，照六月初的官價，每匹馬的月費是一百五十萬元，但為了每天二斤細糧二斤粗糧及十幾斤穀草，地方上要負担差額九百八十萬元，因此到七月份，冀平津每一單位分担的馬乾費要到二千六百億元。

三角地帶一個標本

北方的地方當局強烈地表示一個信念，「鄉下人民並不怕負担重，只怕分配不均。」並且跟着就舉例，指出十區專員王鳳崗治下的地方，老百姓從不說重，就是他能辦到平均。但王鳳崗的有成績，是因為王氏的政治在平津保三角地帶生了根呢，還是由於這個地帶的生產富庶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呢？但王鳳崗只有一個，就像宛西只有一個別廷芳一樣，別廷芳死了，他的宛西民團在新的指揮者下面已然蛻變為一個新的個體，而王鳳崗的第十區，假如有一天客觀局面變化了，王鳳崗式的成就一樣也會烟消霧散的。因為環境並不能產生一個全體性的地方政權。

戰爭與生產是反比例地發展着，人民對於戰爭的負担又怎能不越來越法加重。只因新城縣是僅有的一個富庶而完整的縣份，十年來這裏的秩序沒有變更，歷史傳統的地主經濟沒有破壞，利用階級的仇恨所編組的民團有戰鬥力，而王鳳崗能運用他參加偽軍及共黨所學習的一套技術，以游擊對付游擊，在那幾個不十分完整的七個縣內竟有七個保安團，再加上有鐵路線上的高碑店，能夠得到外來的武器補給，於是新城縣人王鳳崗和他的同鄉們「以鄉治鄉」，一直守衞到今天，仍然完整無缺。但物資缺乏，已很顯著。

在「統收統支」的大原則下，十區所轄的其他各縣不能與新城比肩。定興縣的最大負担是因為有平漢路的北河大橋，那裏經常有幾師兵力，工事沒有個完，供應也沒有准數，人民的担負沒有一點標準，隊伍來了就要，不給就打，工事是一作再作，主管人在中間要得好處，人民的勞力等於虛擲，至於供應因為沒有數字，總數繳了多少，也從沒有人知道。

統收與統支

為了供應龐大的戰費支出，新城、定興、雄縣、霸縣、固安、新鎮、容城，都是每畝地每月繳十五斤玉米，有的地方也可比例折徵小米，或小麥。地方的收入不夠一個月的支出，實行統收統支，平時由攤派而來的佔百分之八十，軍隊過境便只有臨時加派。地主應當繳的糧款，也不准逃避，如果地主逃亡了，佃戶可以把應繳的糧款繳給當地縣政府，得一個收條，由縣府和地主來算賬。

在北方的太湖流域——白洋淀，及保定天津運河流域內，本是盛產魚蝦、蘆葦、及麥棉的豐饒的土地。前河北省主席孫連仲及廳長施奎齡、時得焄、高文伯、張愛松都是這湖邊雄縣的人，這些地主們都逃到平津來避日子，孫前主席曾說，他們孫家是一個大族，但都逃到外地來，他也不想回家了。前年八月六日以前，雄縣還有七個鄉鎮，如今又剩了兩個，每月仍可收到二十三萬斤小米，縣長拿着省政核准的薪水八折，每月補貼六百八十斤小米，祕書五百二十斤，僱員三百八十斤，每一個士兵也都得到定額糧食實物。

霸縣、容城及新鎮的縣政府都在打游擊，縣城可以失掉也可以再收復，霸縣城北的治安比較好，新縣長上任正遇到敵人來襲，於是什麼都丟了，流亡的縣印及收的捐稅帶在身邊隨時跑。霸縣城已經沒有了，商號變成了攤子，十天一個集，營業稅只好向小攤子收，每月也能收到千萬元。容城縣早在流亡，也是據有一點邊沿，沒有展開。新鎮縣本是一個最小的縣，如今大部都非所有，人民對政府沒有負担，每月向共區搶個一二萬斤玉米，大家度日。不夠時候，只有請專署來補貼，這就叫統收與統支。

從「攤」到「搶」

平漢北段的終點省會清苑縣四百零二個鄉村，如今只剩了七十八個，五十三萬畝耕地只剩了六萬畝，能控制的只有兩萬畝。為了每月六十斤麥，最近發動各地人民向共區搶糧把飛機場改為打麥場。滿城縣政府只有十五個人，沒有用會計，月用二千萬元，大半是供應軍隊，這裏的縣長每月只能領到一百多萬元，二百五十斤玉米，鄉村連樹都沒有了，駐軍還是要徵發木頭，壯丁都逃亡了，還是抓兵，不然就要人頭。徐水只剩了一個縣城，沒有存糧，沒有商業，新縣長到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請流亡者還鄉。並在車站徵豬稅。

淶水縣的治安忽好忽壞，十一個鄉鎮現剩了四個，能控制的耕地只有六萬畝，去年雖然免收田賦，但每畝却攤派二斤小米，一次徵收八個月的，計每月可分得十三萬斤，平均人民的負担每畝却要出到四十斤，淶水的馬乾差價無法統計。縣長級每月除薪水外可以得到小米四百斤，祕書三五〇斤，僱員三百斤，商號已全部關了門。

涿縣三一鄉鎮現有二十四個，經費過去分為四季攤派，本年因手續太繁，改為一年二次，今年共需四百三十萬斤小麥，上半年收到一百五十四萬斤，人民正式的每畝約負担十三斤上下，為軍民合作站負担到二百三十億，每畝要出十一萬元。城內的商號每月稅收可得三億元，本年四月因為棉花牲畜從那裏過路加強徵收到三十二億，於是縣級人員改按六萬五千倍發薪了。

良鄉與房山都是距離北平百里的縣城，但在環山中却是塗滿了荒村淒涼的陰影。良鄉與房山的攤款都佔到百分之八十，良鄉土地完整，房山有十分之七的山地，地方自衞力量三千人，能控制的土地有三分之一。每月需要五十二萬斤小米，十分之七養了兵，每畝地除了攤十七斤小米外，還要攤工、攤木，供應軍需，及琉璃河長辛店兩大車站的兵差。從本年起也學王鳳崗的辦法統收統支，分土地為五等，不再零碎攤派，有了錢就囤麵囤布，決不存現錢。這是一個產煤區，捐稅由於煤炭不能輸出的數不大，對於地主也是不客氣，只要有地就要繳糧，地主不在地，誰種這塊地誰就繳這份糧。

在平漢線上，土地改革只有涿縣想試辦二五減租，清苑在范莊試辦累進的攤派制度，第一級，三畝出一畝的糧

，第二級一畝納一畝的糧，第三級一畝拿二畝的糧。流亡地主說：「這不是攤，而是搶！」

「人心思漢」

靠煤炭生活的除了開灤煤礦所在地唐山與灤縣之外，還有北平近郊的門頭溝，這就是過去所謂畿輔重地宛平縣，縣府在礦區坐收灰煤捐，在這種不景氣的時候，每十天可以收到十二億，爲縣支出的二分之一。縣級工作人員除了薪水以外，利用徵實所得，在僱員以上每人可以得到八十斤小麥

宛平縣有十分之三的土地，據縣府人員說，「攤派自然勢所不免，有一些連縣政府也不知道，大概什麼樣子的都有，自衞大隊部每月向老百姓每畝派十五斤玉米，別的也就可想而知。」

靠近都市的縣份，大地主問題特別嚴重，這羣人身在都市，却向鄉村吸血。任何負担不肯出，有什麼事都表示可以到衙內和縣長直接算賬。宛平縣的地主活動還沒有「正式呈報」，但大興縣（北平是跨在這兩縣之間）三十六年一百四十八億的預算，只收到三十億，其餘支出全靠了攤派。鄉村缺乏糧食，三月到六月的春荒中，上級月借一百斤玉米，中下級月借六十斤。他們是在用金碗討飯吃，因爲面對海子中七千畝稻田，這是大地主的特殊區域。

大興縣有八個鄉鎮，能控制的有七個，南苑區就佔了一半，這裏是皇帝的圍獵場所，在大紅門圍牆以內有全中國最富者的代表人影，三十幾年來的北京名宦都在這裏買下滿清的軍用土地，如今最大的地主是段祺瑞的家族。連飛機場在內，大部份都是外來人，幾乎全部不喜守法，所以有負担都是加在那半數的純良百姓身上，如鹿圈村，有半數以上的最好土地都是不納租，縣長派人追租到北平城內，都被大地主的豪奴打出去。

供應北平銀鋼及糧食的漕運中心，通縣，現有三分之二的完整，這通冀東的大據點，又是一個駐兵所在地，因爲是交通要道，又豐產棉花，所以四月份稅收達到五十四億，原本可以維持縣政經費平衡。士兵及行政人員以三十元底薪得三百斤玉米爲標準，每加一元，加給一斤半，科長級可以得到糧食五百斤，這糧食出自每畝每季七斤的攤派上。但是物價在飛漲，縣預算每每超過了百分之百，而供應軍隊的附加超過商家原有的營業稅二十倍。軍民合作站長被打後，更使人心思漢（漢奸），多少人說：「我們最好過的日子是殷汝耕時候……」

北平的北面

北平以北，在長城脚下，國軍能控制的，還有順義、懷柔、密雲、昌平，分別依附着平綏與平古兩條鐵路幹線，一條到熱河，一條到察哈爾。（這是一個蒙古名子，是皇城近郊的意思。）

順義縣是糧倉，但地主大半都逃亡了，捐稅方面以營業稅多，以契稅最少。地方上設立公糧經理委員會，從事於攤派糧食，維持行政人員及自衞武力，創立了糧食保護特捐，可以從過境的三十萬担糧食中，收捐六百至七百億

懷柔縣有一百多村子，只收復了二十多個。縣城內原有五六十家商號，由於生活艱難，已關了四十多家，即使開着大門，也沒有貨物。各種稅收，今年五個月來，共收了二十五億，支出了二十一億，在數字上有盈餘，但這些牙行，營業牌照等稅的包商，因爲治安太壞，法幣太毛，都已不願繼續包了，縣府也不敢自辦，還是婉求包商繼續維持下去。爲了公糧，地方也成立了經理委員會主持攤派，縣級人員每人今春得到六十斤玉米的貼補，去年有糧食的時候則可以得一百五十斤小米。

平綏鐵路線上的昌平縣從四月份起就大軍雲集，縣內的大買賣一天有十幾起歇業，爲了供應軍需，按着各商店的營業稅附加餉糧，工事費的費用佔縣收入百分之七十。於是大商店都寧願破產，改爲擺攤生活，縣府一看不好，乃決定管理攤販，對於流動商人一樣地收稅

昌平縣的行政人員原定按照基數八萬五千倍發薪，因爲沒有收入，曾經欠薪三個月。後來以三十斤玉米折價一百萬元作辦公費，組織督徵組下鄉徵糧，才算把欠款欠糧整齊，縣府的開支才算比較充裕了一些。而大軍也就到了，在南口站附近每天要負担二百斤馬料，不吃高粱非要黃白玉米不可，而當地的玉米早已運人都輪不到吃了。至於某某小村駐了兩師人，不僅沒有糧食，連人都沒有了一個。還村子也許就此成爲歷史的名子

無定河畔

御賜無定河爲「永定河」以後，這河仍是一個不走正路的敗家子。這混濁的河水從宛平經安次，武清到天津的海河入海，是與平津鐵路公路都成平行的一條水道，可是安次與武清兩縣都不大得到水利，而得到的是水弊。只有天津的海河，由於二十九年大興安次兩縣之交的梁格莊决口，九年以來，決減少了入海河的泥土量。

已經九年了，平津鐵路，在落岱站兩側年年都是一片汪洋，過去的敵僞不動心，今天的權貴依然不動心，城市統治者是用怎樣一種心腸來對付鄉村，眞是明如日月。安次縣有二十八個鄉鎮，只能控制十一個單位，地方上對水患沒有辦法，水直接威脅糧食生產。攤派不如如願，決計徵收牲畜過境稅與貨物出境稅來彌補赤字。

武清縣還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也是隨時在受混水的威脅，生產全靠天，水能旱退了便可搶種一季。縣級收入永遠不夠維持支出，每月攤派額定九百石糧食時只能收到七百石，如今規定爲一千一百石了，如今也就可以收到一千石，城市裏面也沒有了商店。也是在加強攤販的管理。武清的鄰縣香河二十八個鄉鎮也只剩了六個。攤派糧款也都是用在城防武力及彈械上。

天津縣沾了天津市的光，一部鹹地，一部菜地；有魚鹽之利，在自有二分之一地面上；自稱二年以來沒有向地方攤派什麼。由於稅收看旺，稅率每月增收百分之二十。過站的緒每頭徵特捐一萬元，可是火車常常不能等到收了稅再開車。天津縣政府人員薪給在全省是例外地隨物價而調整，三月以前八萬五千倍，四月十七萬倍，五月二十八萬倍，六月三十五萬倍。天津是半城化的大縣，對於小站稻區的徵派却一樣沒有辦法。

津浦線在靜海縣還有一小段，三十六鄉鎮中還控有二十五個鄉鎮，上半年稅收六十億支出五十億。薪給按三千六百倍發，一般外給糧食二五〇斤。因爲攤派苛擾百姓，決定實施一次繳齊的七七公糧徵收辦法，上地每畝收四四斤中地收三四斤，下級收二四斤，（小麥）有些商人從青縣與共區作商業往來，但還是一件有利而危險事，不少人在途中被檢查的隊伍所活埋了。最近一方攤款，一面動員全縣十三萬人，修建一條防匪的馬奇諾線。

渤海濱的嗚咽

北戴河八百所房子的主人都沒有來，山海依舊，人事已非。冀東烽火越燒越大。從天津到山海關的鐵路是沿海走的，這樣的定線全是爲了英人主持的開灤的利益。寧河縣是有漁鹽之利的第一大縣，每月收支有十六億，政府只能控制鐵路線的三分之一土地。縣級工作人員補助一百四十斤小麥，但按玉米折價。民衆負担很重，由軍民合作站去辦理，收支雖有，就是缺少一本賬簿。

豐潤縣的攤派，每畝地要出到七十二斤，才能應付。縣政府自治捐稅，去年一共收到三億，如今一月就要二億多，科長級薪水九百萬元，另有三百斤糧，士兵除薪餉外，也可拿到一七〇斤糧食。

灤縣雖有唐山負担一大筆戰費，但縣民對於保衞灤河大橋，也有不少的支出。這裏從三十五年就地震，陸續達到二年之久，但地震的破壞，却不如這次戰爭的戰士們從每一家搜括

（下接第十二頁）

週末閑欄

歷史回憶片斷

張西曼

三分鐘的談話

誰都知道，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英法政客與德意強盜間所簽訂血腥的『慕尼黑協定』，不但直接斷送了法國同盟國捷克的獨立，而且間接鼓勵了以後法西斯軸心對全世界的瘋狂侵略戰爭。單就歐洲來說，強如英法也幾乎滅國，蘇聯損失了國力三分之一，其他經不起閃電戰術打擊的弱小國家人民受難之慘更不在話下。這中最重要的罪魁禍首，除百億美金幫助納粹復興的美國獨占資本家和昏聵的英國首相保守黨黨魁張伯倫外，就要算法國國務總理所謂急進社會黨黨魁達拉第了。此獠夤緣時會，掌握國政，竟爾炙手可熱，勢傾朝野。可是對於兩個壓境強鄰的德意，他卻無時不在阿悅取容，每每弄巧成拙地暗地裏反出賣了國家民族的利益，雖則他這太陰謀家還在洋洋得意地不惜犧牲友邦，慫恿納粹野獸的進攻蘇聯……

當時他有個寵信百端的情婦，著名的克珞秀兒侯爵夫人。有人指責她是希覺『格殺打撲』重價收買的法國第五縱隊的首要得力份子。根據當時國際非常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和她周圍一向媚德的曖昧態度來判斷，當然有極大的可能。她經常利用着個人的煊赫地位，并加那顧盼迷人的芳年玉貌，對於達拉第的政治外交極盡操縱玩弄的能事。所以各方面人物爭先恐後地對她都以承接謦咳爲榮。要謀個人官運亨通的，更得藉機諂媚厚禮來打動她的芳心，使她可以隨時留意在枕邊一一提拔。筆者很偉運地聽到某外友描寫關於她那非常魔力中一段驚人的笑談，特轉述於下——

某年同一個亂國的權要，滿懷着很大的希望來買弄他三寸不爛之舌，求見國務總理，想對某種政策的配合上加以說服。傲慢的達拉第居然推托公事過忙，不予接見。於是牢騷滿腹的權要向某國大使訴苦，該使就直捷了當地提醒他，凡是達拉第不願接見的國內外人士，祇要得到他情婦的代約，無不如願以償。登時力促權要慷慨地剜出特別費中一筆鉅款，備辦了一些女性所愛好的珍貴禮品，然後聯名專函送達克珞秀兒侯爵夫人處，除表達他倆夙夜敬慕之忱外，并請指定時日接見云云。這個妙策居然初步收到豫期的效果了。侯爵夫人即日派了漂亮的副官前來通知傳見。他倆大樂，穿了禮服，乘着新出流線型汽車來到那堂皇富麗的侯府，見到那寶氣珠光的妖豔女主人時，先自難軟了半截。但是侯爵夫人嫵媚丰度中却保持着驕矜不可一世之態，對於執禮甚恭的黃臉權要和大使，似乎有瞧着不上眼的樣子。這麼一來，他倆祇得施展一下曲意奉承女人歡心的手段，來一套巴結的話，然後苦苦地懇求她，鼎力代請國務總理，無論如何，必要在政務萬分叢脞中，撥冗賜見……她起先故意推諉了一陣，最後被貴賓們的巧妙外交辭令所胡纏，不得解脫，大概也看在慨送珍貴禮品的情面上，就眉頭一皺，從腰間口袋裏掏出一個精美的袖珍日記本，香息盈盈的翻來翻去，查遍了最近幾天頁上的每行，祇見滿滿註明了某日某時的國務會議，或是外交談判（達拉第似乎兼長外交），接見外使，或是對軍警的訓話；甚至連達拉第的公私酬應，縱情行樂，以及其他對外活動，無不盡量羅列在這小小天地之中……在旁的兩位來賓暗中瞪眼驚奇之下，看着她對那小本咕嚕了一會，就斷然指定了某日某時三分鐘的談話，而且似乎面對頑童們一樣，一再囑咐，對於這難逢的機會，不要失信誤期。他倆忻幸萬狀地稱謝而出，但對她事先不得總理同意而貿然代訂談話之約是否成功，那就要來親身考驗她那震動全歐的政治魔力了。

到了約定的時日，他倆先幾分鐘駕臨了侯府，剛剛落坐在複室重重中一間幽美客廳的大沙發椅上，就聽到開進大院裏的汽車喇叭聲。自負精通法國政治黑幕的某使笑逐顏開地示意：這是達拉第的車子到了。兩人不期然而然的同時一看手表，果然和她所約的時間一分不差。隨後就看到侯爵夫人非常甜蜜的挽着達氏的左臂含笑緩步的走進來。他倆也急忙起身肅立相迎，由某使介紹了遠客，說明來意，和寒暄了幾句。落坐後，他們對於達拉第的英明政績先恭維了一番，再委婉地談到日寇將有威脅法國殖民地安南的可能，希望法國賢明當局同時注意到遠東局勢的嚴重，速籌對策……倉卒之間，意見還沒陳述完畢，達拉第的鬼臉忽然一變，極不耐煩地答道：

『法國祇知道注重先救歐洲，至於遠東方面，請你們不必躭心，料想日本必然要受到它軸心同盟共同戰略的約束，絕不敢對我們安南有甚麼野心的……』

兩人在洗耳恭聆那法國總理斬釘斷鐵的語口似乎快要結束，同時正要乘機拉長時間來強辯幾句的關頭，忽然聽到『哎呀！』一聲，侯爵夫人兩眼上翻，粉頭一仰，偏偏倒在緊貼的愛人的懷裏……

一陣忙亂中，兩個來賓狼狽地急遽逃出那閉了滿肚子鳥屌氣的場所，連呼『倒楣！』不止……

（上接第十六頁）兒來，他一天比一天更有生氣，也一天比一天更顯得有力量，他已經是羽毛豐滿，正在等待機會，飛向長空。相形之下，我便是渺小，萎靡不振了。

這最後的一年中，小瞿參加了自治會的競選，也參加援助請貸同學的行列，向無情的校方交涉。小瞿參加了×××日的晚會，公審搗亂的特務。小瞿也到過靑年部的門前，營救被捕同學。小瞿已經不是四年前的小瞿了，他從前投考經濟或許是想升官發財，但是現在是不是了。他從前是見了生客女人都要臉紅的，可是他現在已是沉着老練了。從他內心外表不可磨滅的痕跡上，我們可以看出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上星期裏的一個晚上，小瞿到我這裏來，說他要走了，他要到農村去。我緊握着他的手，看着他光采煥發的臉，好久好久，我們沒有說一句話……

第三天他就乘船走了。我和他的父母一齊到碼頭上去送行。我感到非常的慚愧，在鑼聲一響，跳板拿開的時候，我更是覺到懊悔。假如小瞿沒有走的話，我真是應該跟他學一學，然而已經覺悟得太遲了。

「那麼——你是要決定怎樣呢」這是小瞿兩年前問我的話。

我……

「中國在戲盤上」延至九月出版

何永信先生著的「中國在戲盤上」，不僅完全排好，連紙型也打好了，但臨時接到何先生來函，對於此書內容，還要改動一下，希望我們暫時不印，無論如何要等他的清樣。我們對於此事，感到十分困難，但是爲了尊重作者的意思，祇得將此書延緩出版，何先生來信說半個月以內必可將清樣寄滬，所以「中國在戲盤上」一書大概要到九月中才能出版。

「紅毛長談」業已印就，正在裝訂之中，「鄉土重建」不日亦可付印。這兩書也因爲「中國在戲盤上」的關係，全部出版程序受了影響，事非得已，尚祈預約諸君原諒。（編者）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

文藝

四年

黎寧

小瞿臉蠻嫩，挺怕羞，年紀不大，算起來要比我小很多。在勝利的前一年，小瞿暑假中拚命加油，考取了好幾個大學，非常高興；光請我的客就請了三次。在最後一次中，他還告訴我要到甚麼最高學府去深造。我問他讀的是什麼，他說是經濟，倒和我是同行。他并且又問了問我從前在大學中的一些情形，第二天他便坐船到他想去的地方去了；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所以沒有去送。

小瞿的父母都是教授，他自己人很好，很像他父母，讀書相當用功，可是對玩也不放過。剛跨進大學的時候，據他以後跟我講，興奮得直打多索。然而不久就又到我這兒來訴苦，說什麼大學裏的同學都很淡漠啦，師生間沒有聯繫啦……等等。我告訴他不要急，只要再等一些日子，大家把眞心拿出來，就會好了的，他還不大相信。不過他以後來就沒有再談起這些，大概對新環境也慢慢的適應了。

小瞿一進大學，變得非常用功；半年以來，只差一分點幾就成第一名。他還告訴我分數不可靠，又是甚麼考試前一兩天就要貼條子搶座位哟，先在下面將題目做好一上堂就可以繳卷等，撅起個嘴，樣子和從前一樣，完全沒有變。那年夏天我到小瞿家去玩，他和我談來談去還是這些。有一個晚上，正當小瞿仔細盤算各樣功課可得多少分數的時候，忽然外面爆竹大響，人聲呼噪，我們跑出去一瞧，才知道是日本投降了！

抗戰勝利，舉國歡騰。樂觀的人把一切都寄在未來的希望上。復員！還鄉！對那再度迅速滋長的陰影，一致喊出「停戰！」在毛澤東飛到重慶商談以後，馬歇爾也就飛到了中國，政協召開，停戰令下，小瞿和很多的愛國學生更參加了「一二五」和「二二二」的偉大行列。在那個酷熱的二月上午，我正好在精神堡壘遇見了那二萬多人的隊伍，掌聲雷動中，莊嚴的大旗在我們頭上掠過。我看見小瞿揑緊了拳頭，用已嘶啞了的喉嚨領導同學呼喊口號。我笑了，在模糊中我似乎看見小瞿也在向我微笑。他的臉發紅，眼中閃着奇異的光。在那親切的微笑中，我覺得我更了解他了，我覺得我好像已經跟小瞿緊緊的連繫在一起，與他們大家都緊緊的連在一起，我不自禁的狂呼：

「中華民國萬歲！」

× × ×

復員到南京來之後，小瞿因爲學校還沒有開學，所以常到我這兒來。幾次以後，我感到小瞿已經有點變了，他的臉顯得着老，憔悴，不大笑，也不像從前那樣愛說話。有一次我們從回憶重慶談到內戰，又從內戰談到個人的時候，小瞿却突然說：

「人本身總是矛盾的！」

「你以爲這樣嗎？」

「當然哪，至少有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他們日常的行爲都表現着矛盾，他們的理智告訴他們要怎樣做，可是他們又偏不能抵抗罪惡的美麗外表的誘惑，於是矛盾矛盾矛盾……，我現在有時想想，可是老就想不出所以然！」

我明白小瞿在彷徨，正如今日的知識分子一樣，在十字路口站住了，并且一直的站在那裏！

小瞿看我沒有響，又問我一句：

「你看我應當怎樣呢？」

「這自然是需要仔細考慮的，照道理講，一個人總應該向前進的！」

「我總是決不定，不曉得是怎麼弄的。」

「但是你非決定不可呀！你要多多考慮……」

小瞿打斷了我，說：

「那麼——，你是決定要怎樣呢？」

「我……」我正想回答他，可是立刻止住了，我現在在這兒混，難道就算是走我從前所決定的路麼？難道這就是我實現計劃的方法麼？我！我自己才眞是一個大矛盾：

小瞿看我答不出來，也沒有再問我，一絲詭異的光閃過他的臉孔，他又坐了一會，便走了……

× × ×

以後我被調到長沙去了，我不知道小瞿怎樣的停止了躊躇，而毅然的選定應走的途徑。當我再度回來的時候，小瞿，正和其他的同學一樣，已經不再是幼稚的一羣了，他們團結在一起，努力工作，發出宏大的呼聲，爲實現理想奮鬥！

「一個五月底的上午，我到小瞿家去看他，他在遊行的時候，因爲憲警正從經濟系的隊伍中衝進來，頭上挨了一根子，所以就躺在家裏。他的臉色很好，看見了我，大聲笑着給我打招呼，并且跟我談了很久很久。

我們從他的傷談起。我就說那些軍警太蠻橫，不應該拿釘子的木棒打人。小瞿不以爲然，說：

「其實他們也沒有辦法，上面叫他們這樣做，他們能怎樣呢？可惱的就是那些發命令的人。他們花了財力人力在這上面，爲什麼不積極的把國家弄得好一點。國家弄得好，還怕什麼？」

「你好好的躺一下吧！」我想他當時不宜過於激動。

「……國家現在弄得這樣，什麼地方都一團糟，連教育機關都是一樣。像我們的系老板，把好的教授都趕掉，頂多請一兩個身兼數職，除了教課之外一切都無暇過問的來裝裝門面。同學們要是把好的教授挽留住不給走，他就請人家教不是人家專長的課，譬如說，請教貨幣銀行的開會計學，使人家還是就不下去。自己的學問也値得懷疑，上起課來瞎吹牛，一下又說要把系裏的圖書館弄成全世界最好的，使全世界的人都要作飛機來看書，你說這是不是無恥？」

「……………」

「……我們級上有一位同學因爲慶賀別人結婚到上海去了一次，他就說人家開了祕密會議回來；又有一位同學因爲害病到台灣去修養，他又公然宣言說人家到香港去受訓，你看這豈不是荒唐？」

「……………」

「……可是說也偏有一些人拍他馬屁，把班上一切都加以渲染後告訴他，他也就對各個同學抱有成見，到畢業的時候，職業的機會絕不公開。到有公函來要人的時候，他要按成績分配。其實天曉得，成績單上的分數能不能夠代表眞正的成績。同學們請他抽籤分配，他就發脾氣，說那是共產黨的方法。到大家贊同他的意見的時候，他又說別的教授所找着的機會而指定某幾個同學去的話，他不能干涉。同學問到他自己總是照他所說的做吧，他又說不然，因爲如果他介紹某同學到有關金融或國防祕密的機關中做事，而某同學的思想上有問題，那豈不是糟糕？出爾反爾，簡不曉得搞些什麼！」

「……………」

「……這不僅是一個人，也不僅是一個地方，整個的國家，整個的社會都是如此，怎不教人痛心！」

我把小瞿按倒，叫他不要說得太多，可是我的心中沒法不承認小瞿是對的，『整個的國家，整個的社會都是如此，怎不令人痛心！』

× × ×

以後一年中，小瞿還是常常到我這(下接第十五頁)